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檄一

劉勰曰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奚強弱角權勢標著龜於前驗懸盤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寶參兵詐故植義颶辭務在剛健抑羽以示迅不可使

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
而辭斷此其要也 吳訥曰按釋文檄軍書也春秋
時祭公謀父稱文告之辭即檄之本始至戰國張儀
為檄告楚相其名始著觀唐以前不用四六故辭直
義顯昔人謂檄以散文為得體豈不信乎 檄如水
之激以之行軍所以起其為也

告楚相檄

秦張儀

張儀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

行此必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醉之

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

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
盜而城

諭巴蜀父老檄

漢司馬相如

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
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
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

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卑番禺
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焚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惰延
頸舉踵喟喟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
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
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
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荆驚懼
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
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

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興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

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
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
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憚不肖愚民之如
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
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
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
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毋忽

告青徐檄

伏隆

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羣下
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
盜賊從橫忤逆天心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
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
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大邢高胡望旗
消靡鐵胫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
為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葉遂封爵牧守造為詐逆今

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避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

告郡國檄

隗囂

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
囂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
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
正屬令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鳩殺孝平
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符書欺惑衆庶震怒上

帝反戾飾文以為祥瑞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天下昭然所共聞知今畧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為父地為母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昔秦始皇毀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而莽下三萬六十數之歷言身當盡此度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天之大罪也分列郡國斷截地絡田為王田賣買不得規銅山澤奪民本業造起九廟窮極土作發冢河東攻刮

立壘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奸佞誅僇忠
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法冠晨夜寃繫無辜妄族衆庶
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灌以醇醯裂以五毒政令日
變官名月易貨幣歲改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
號泣市道設為六管增重賦歛刻剥百姓厚自奉養苞
苴流行財入公府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
入鍾官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饑死長安皆臭既亂
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強湖南擾勁越西侵羌戎東摘瀛

猶使四境之外並入為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滄地無
類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
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
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
降罰於莽妻子顛頹還自誅刈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
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皆結謀內潰司命孔
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衆外降今山東之兵二百餘
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

宣風中岳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修孝文
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然後
還師振旅橐弓卧鼓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予之
責

漢袁紹檄豫州

陳琳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
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

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污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興左悷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擕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鴟司傾覆

重器操贊閭遺醜本無懿德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
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
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弃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詢謀
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畧輕
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
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誠威柄
冀獲秦師一魁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凶忒割
剥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

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
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
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推
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
赴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
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大有造於操也後會鬻
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
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

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
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
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封口道路
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大尉楊彪典歷
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毗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
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又議郎趙旼忠諫直言義有
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明時杜絕言
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

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明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罿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掛網羅動足觸機關是以兇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

撓棟樑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
公孫瓚彊寇桀逆拒違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
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
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
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先登天羊殘醜消淪
山谷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逋遁屯據教倉阻河為固欲
以螗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
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工勁努之勢

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
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燭
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
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
顧其餘充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脣權時
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讐敵若廻旆方阻登高岡而擊鼓
吹揚素憚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
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

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捐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闈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時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彊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

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
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
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偏之難如律
令

漢荀或檄吳將校部曲文

陳琳

年月日子尚書令或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
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機而作不處山危
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

沈往而不反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居安思危以遠
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
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
簡墨璧猶鴟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
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足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
以在綱目饗餽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
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
之旌不拔昔夫差涿閩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樓越

會稽可謂強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
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吳王濞驕恣
屈強猖狂始亂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
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水泮漢之罵言未絕於口而
丹徒之刃已陷其胸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
也且江湖之衆不可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
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跱強如二袁勇如呂布跨
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悍特起鶻視狼顧

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
原燎固有子遺近者闕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阻
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
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啟行未鼓而破伏尸千
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
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逆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
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又鎮南將軍
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

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於
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
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遁竄走
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實邑侯杜濩
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
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
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啟爵命
以示四方魯及胡獲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

室之邑胡護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以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支屬皆為鯨鯢超之妻擎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擊鳴先高攫鷺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

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益據庸蜀江夏襄陽諸
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
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衡奉國威為
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支附葉從皆非詔書
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
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
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勲先舉其
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

降還討眭固薛洪樞尚開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
真舉事立功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
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淳
反為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
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
力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舉旗
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
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

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為仇虜夕
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
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嫖俱滅者
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
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
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
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
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為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

同讐讐讐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
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
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
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
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父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
遺類流離湮沒草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
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
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

寶利器而並見驅逐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尉羅賢聖之德也鶴鳩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勲以膺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筭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蹣蝮蛇在手則壯士斷

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苦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宋武帝討桓玄檄

夫成敗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遇聖明自我大晉屢遘陽九隆安以來皇家多故貞良獎於豺狼忠臣碎

於虎口逆臣桓立敢肆陵慢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
忘難凶力實繁踰年之間遂傾皇祚主上播越流辛非
所神器沈辱七廟毀墜雖是夏后之罹浞禘有漢之遭
莽卓方之於茲未足為喻自立篡逆於今歷載彌年亢
旱人不聊生士庶疲於轉輸文武困於版築室家分析
父子乖離豈唯大東有杼軸之悲操梅有頃筐之怨而
已哉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此而可有孰為可忘凡在有
心誰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啟處者也是以

夕寐宵興摵獎忠烈潛構崎嶇過於履虎乘機奮發義不圖全輔國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鎮北主簿孟昶兗州主簿魏詠之寧遠將軍劉道規龍驤參軍劉藩振武將軍檀憑之等忠烈斷金精貫白日荷戈俟奮志在畢命益州刺史毛璩萬里齊契掃定荆楚江州刺史郭祖之奉迎主上宮於尋陽鎮北將軍王元德等並率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收集義士已據歷陽征虜參軍庾赜之等潛相連結以為內應同力協契所在蠭起即日

斬偽徐州刺史安成王修青州刺史弘義衆既集文武
爭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事無以緝裕辭不獲命遂總軍
要庶上憑祖宗之靈下罄義夫之節剪馘逋逆蕩清京
華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爵寵而並俛眉猾豎
無由自效顧瞻周道寧不弔乎今日之舉良其會也裕
以虛薄才非古人受任於既頽之運契接於已替之機
丹忱未宣感慨憤激望霄漢以永懷鴟山川以增佇投
檄之日神馳賊庭

移郡縣檄 唐李密

大魏永平元年四月二十七日魏公府上國公元帥府
左長史邴元真大將軍左司馬楊德方等布告天下人
倫衣冠士庶等自元氣肇闢厥初生民樹之帝王以為
司牧是以義農軒頃之後堯舜禹湯之君靡不祗畏上
玄愛育黔首乾乾終日翼翼小心馭朽索以同危履薄
冰而自懼故一物失所若納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
車而泣之謙德軫於責躬憂勞功於罪已普天之下率

土之濱蟠木距於流沙瀚海窮於丹穴莫不鼓腹擊壤
鑿井耕田致之昇平驅之仁壽是以愛之若父母敬之
若神明故能享國多年延祚長世未有暴虐臨民克終
天位者也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綵衣狐媚而圖聖寶胠
篋而取神器及纘戎負扆狼虎其心始晦明兩之暉終
於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為裹犢便行鴆毒
於是臯深於苦僕釁酷於商臣天地難容人神嗟憤加
以州吁安忍閼伯日尋劒閣所以懷凶晉陽所以興亂

甸人為聲淫刑斯逞夫九族既睦唐帝闡其欽明百世
本支文王表其光大况乃隳壞磐石勦滅維城唇亡齒
寒寧止虞號欲其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
在於聚麀人倫之禮別於內外而蘭陵公主逼幸告終
誰謂穀首之賢翻見齊襄之恥逮於先皇嬪御並進銀
環諸王子女咸貯金屋北鷄鳴於詰且雄雉恣其于飛
袒服戲陳侯之朝穹廬同胃頃之寢爵賞之出女謁遠
成公卿宣淫無復綱紀其罪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機

未曉求衣晨晏忘食是以大禹不重於尺璧漢明無閒
於反支體此憂勤深慮幽枉而荒湎於酒俾晝作夜式
號且呼酣嗜聲伎常居窟室每藉糟丘朝謁罕見其身
羣臣希覩其面斷決自爾不行敷奏於是停壅中山千
日之飲酩酊無知襄陽三雅之杯留連詎北又廣召良
家充選宮掖潛為九市親駕四驥自此商人見要逆旅
殷紂之譴為小漢靈之罪更輕內外驚心遐邇失望其
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爻茅茨米椽陳諸史籍聖人

本意唯避風雨詎待珠玉之華寧湏綿錦之麗故璿室
崇構商辛以之滅亡阿房崛起秦族以之傾覆而不遵
古曲不念前車廣立池臺多營宮觀金鋪玉戶青瑣丹
墀蔽虧日月隔閼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
使鬼尚難為之勞人固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籍不
過十畝人力所供才止三日是以輕徭薄賦不奪農時
寧積於人無藏於府而科稅繁猥不知紀極猛火屢燒
漏卮難滿頭會箕歛逆折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損千

金之費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棄於匡牀萬邦則
城郭空虛千室則烟火斷絕西蜀王孫之室翻同原
憲之貧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
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載周則一紀本欲親問疾苦
觀省方俗乃復廣積薪芻多聚饗餼年年歷覽處處
登臨從臣疫弊供頓辛苦而飄風凍雨聊竊比於前驅
車轍馬跡遂周行於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
窮宴西母以歌雲浮東海以觀日家告納秸之勤人阻

來蘇之望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夷不亂華在德非
險長城之固戰國所為乃是狙詐之風非關稽古之法
而乃追踪秦代版築更興襲其基墟延袤萬里遂使屍
骸蔽野血流成河積怨比於丘山號哭動於天地其罪
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為荒服周王棄而不
臣示以羈縻達其聲教苟能愛人非求拓土又彊弩末
矢不能穿於魯縕衝風餘力非敢動於鴻毛石田得而
無堪雞肋食而何用而恃衆怙強窮兵黜武惟在并吞

不務長策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遂使億兆夷人隻
輪莫返夫差喪國實為黃池之盟符堅滅身良由壽春
之役欲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於後復矢相顧墮弔成
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直言啟沃王臣匪躬
惟木從繩若金湏礪唐堯建鼓思聞獻替之言夏禹懸
鞶時聽箴規之美而乃慢諫違卜妬賢嫉能直士正人
皆由屠戮左僕射齊國公高熲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
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暫吐良藥之言翻加鷙鏤之

賜龍逢無罪便遭夏桀之誅王子何辜濫被商辛之戮
遂令君子結舌賢人緘口指白日而為盛射蒼天而敢
欺不悟國之將亡不知死之將至其罪八也設官分職
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賂鬻而錢神起論銅臭為公
梁冀受黃金之鈔孟佗薦葡萄之酒遂使彝倫攸斁政
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居上驗汲黯之言囊
錢不如傷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用
命賞祖義豈食言自獨夫嗣位每歲幸南北巡狩東

西征伐至如浩豐陪蹕東都守固閩鄉野戰鴈門解
圍自外征夫不可勝記既立功勲湏酬官爵而志懷翻
覆言亦浮詭臨危則勲賞懸授克定則絲綸不行異商
鞅之賚金同項王之利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惜其重
賞求其死力走丸逆坂譬此非難凡百驍雄莫不讐
忿至於匹夫蕞爾宿諾不虧既在乘輿二三其德其罪
十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况四維不張三空總萃無小
無大愚夫愚婦共識殷亡咸知夏滅罄南山之竹書罪

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災於上國猰貐
暴於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百姓殲
亡殆無遺類十分之計才一而已蒼生凜凜咸憂祀國
之崩赤縣嗷嗷俱愁歷陽之陷且國祚將改必有常期
六百喪殷之年三十終姬之數故讖錄皆云隋氏三十
六年而滅此則厭德之象已彰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況乃撓捨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入井
甘公以為義興兼以朱雀門燒正陽日食狐鳴鬼哭

川竭山崩並是宗廟為墟之妖荆棘旅庭之事夏氏則
災釁非多殷人則咎徵更少牽牛入漢方知大亂之期
王良策馬始驗兵車之會今者順人將革先天不違
大誓孟津陳盟景毫三千列國八百諸侯不謀而同辭
不召而自至轔轔隱隱如電如雷雕虎嘯而谷風生
應龍驤而景雲起我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備七德
而在躬包九功而挺出周太保魏國公之孫工柱國蒲
山公之子家傳盛德武王乘李歷之基地啟元勲世祖

嗣元皇之業篤生白水日角之相更彰載誕丹陵天表
之文斯著加以姓符圖緯名協歌謠六合所以歸心三
靈於焉改卜文王厄於羑里赤雀方來高祖隱於碭山
形雲自起兵誅不道赤伏至自長安鋒銳難當黃星
出於梁宋九五龍飛之始大人豹變之初歷試諸籍大
敵彌勇上柱國司徒東郡公翟讓功宣締構翼亮經綸
伊尹之贊成湯蕭何之輔高帝上柱國總管歷城公益
讓上柱國左武侯大將軍單雄信上柱國右武侯大將

軍徐勣柱國大將軍左長史邴元真絳國公裴行儼等
並運籌千里勇冠三軍擊劒則截蛟斷鼈彎弧則啼
猿落鴈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冠賈吳馮奉蕭王之業
復有蒙輪挾軒之士拔距投石之夫冀馬追風吳戈照
日魏公屬當期運撫茲億兆躬擐甲胄跋涉山川櫛風
沐雨豈辭勞倦遂興西伯之師將問南巢之罪百萬成
旅四七為名呼吸則河渭絕流叱咤則嵩華自拔以此
攻城何城不克以此擊陣何陣不摧譬猶決滄海而灌

殘熒舉斃崑而壓小卵鼓行而西百道俱進以四月二十一日屆於東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達韋津皇甫無逸等昆吾惡稔輩廉奸佞尚迷天數敢拒義師驅率醜徒衆有十萬自迴洛倉北遂來舉斧於是熊羆角逐貔虎爭先因爾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水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為小達等助桀為虐嬰城自固梯衝亂舞徒設九拒之謀鼓角潛鳴空凭百樓之險驚巢衛幕魚游宋池殄滅之期匪朝伊夕

然興洛虎牢國家儲積我並先據為日久矣又得廻洛
復取黎陽天下倉儲盡非隋有四方赴義萬里如雲足
食足兵無前無敵裴光祿仁基雄才上畧受脰專征遐
邇攸憑安危是託乃識機知變遷虞事夏袁謙擒於藍
水張須陁獲在滎陽竇慶戰沒於睢陽郭絢授首於
河北隋之亡候斷可知也清河公房彥藻近秉戎律略
地東南師之所臨風行電擊安陸汝穎隨機破定淮安
濟陽俄然送款徐圓朗已平魯郡孟海公久破濟陽於

是海內英雄咸來響應封民瞻取平原之境郝孝德據
黎陽之倉李士雄虎視於長平王德仁鷹揚於上黨滑
郡公李景考功郎中房孝基發自臨渝劉興祖起於白
朔崔伯駒自潁川起房獻伯以譙郡來各擁數萬之兵
俱期牧野之會滄溟之右函谷以東牛酒溢於軍前壺
漿寧於道左諸君等並衣冠世胄祀梓良材歆神霖澤
之秋裂地封侯之始豹變雀起今也其時鼂鳴鼯應見
機而作各宜鳩率子弟共建功名耿弇之赴光武蕭何

之奉高帝當以金章紫綬華蓋朱輪富貴以重當年忠
貞以傳奕葉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夫桀犬尚荷王
莽之恩仍懷崩贖之祿審配死於袁氏不如張邵歸曹
范增困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
爵擇木而處幸不自疑脫其猛虎猶豫舟中敵國夙沙之
民共縛其主彭寵之僕自殺其君高官上賞即以相授
如暗於成事守迷不返焜岡縱火玉石俱焚爾等噬臍
悔將何及黃河帶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

勤之志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唐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駱賓王

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
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
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
惑主踐元后於輦翟陷吾君於聚鹿加以虺蜴為心豺
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人神
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

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
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
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家子奉先
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
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
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
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
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

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
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
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詰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
忠豈忘心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為
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勲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
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
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唐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文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湖州西楚霸王項
君將校等其畧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
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
橫墮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劍沙丘作禍於
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墮圯萬姓屠原鳥思靜於飛塵
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貞符當
四靈之欽運俯張地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網鬱龍興
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

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厯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
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非有屬於天亡雖驅百
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為殷監豈不惜哉固當匿魄
東峰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
隅循草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幃消盡羽
帳隨烟君宜速遷勿為人患檄到如律令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十三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李 嚴

謄錄監生臣黃嵩齡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檄二

臣子盟檄 宋鄭思肖

大宋德祐二年九月大宋孤臣所南鄭思肖作臣子
盟檄曰上而天下而地中天地之中立人極焉聖人
也為正統為中國彼非正統非中國曾謂長江天險

莫掩陽九之厄人力不勝有天理在自古未嘗有
不亡國苟其亡失天下雖聖智亦莫救我朝未嘗
一日不仁亂臣賊子夭閼國脉貪官虐吏剝民
命君上本無失德今元人愈恣橫逆畢力南入際
此大亂當不復生吾觀吾之身天地之身父母之
身中國之身讀聖賢書學聖賢事是與聖賢為徒
奚敢化為賊而忘吾君吾父吾母也欲彎弓射賊
曷能顧母存亡欲偷生事母何以扶國顛覆舍忠

不足為孝舍孝不足為忠以是遲遲二三百日間
雙睛望穿天南之雲天道胡為尚未旋蚤夜以思
狂而不寧淚苦流膽心赤凝血挺然語孤忠孑然
立大義與世相背獨立無涯我母龍鍾憂憤成疾
旦暮無期奚生其生叫日而日未出泣夜而夜何
長愈久愈不變愈不可為愈為譬賤隸婦富少年
智誘以私彼不肯玷厥夫為烈婦譬貧儒子貴公
卿謀遷為後彼不忍舍乃父為孝子苟有異代聖

人下舉匹夫任以天下事彼不願背主而相之為忠
臣萬潔一汚非烈婦小從大違非孝子一月不變三
月變矣一年不變三年變矣或者雖不甘從賊置大
宋已事不可為旦旦惟真主望非忠臣何哉婦無二
夫子無二父臣無二君縱周武或興亦不陳洪範書
吾為大宋民吾君之德不紂彼非周武而蒙古天如
之何傾有道之國夷齊不懷殷惡不臣周武之聖汝
輩獨不思大宋忠厚不怒逢賊慘毒皆樂然媚鬼求

長生術疇悟其自促乃死向之喃喃謭謭誓死不變者亦委天命於數偽元人以玉胥而為賊反叱吾愚軋方癡謀不與時遷譽其為聖求變富貴也聞之心裂痛不可言國家大讐未報天下大迷未寤我心大憂未釋仰無天俯無地莫人其為人之道學匪詞章之謂所以學為人人匪形體之謂所以人其忠孝萬世大經不逾忠孝一人忠教百千萬人忠一人孝教百千萬人孝生非所愛死非所畏生不得其道死則為榮父教於昔母諭

於今不得不大一舉而殛賊即舊邦新之於以正天地
大位於以開日月新光天下忠臣義士耳茲血盟願相
從而興火德復炎炎中天乎實父之願實母之願表忠
臣義士於既往誅亂臣賊子於方來誓大播厥盟與國
家其無斁

後臣子盟檄

鄭思肖

德祐四年正月作後臣子盟檄曰我被國家仁最深受
父母恩最重生長理皇聖德汪洋之中飛躍道化流行

之下詩書理義誠明其心衣冠禮樂光華於躬為三朝
太平民一旦罹此凶禍拘苦其形乃食人食得不思大
宋乎豈意天下俯首從賊竟忘遂變冠裳居臣妾列乃
曰數也勢不可為也理無不亡國也然昔之國亡必有
太康孔甲桀紂幽厲哀平桓靈昭僖之君酷虐禍亂大
壞天下數十年民大怨懣奚而不喪本朝人君萬無一
焉故憤悶不平思宋者衆寧有一祖十四宗至仁中國
竟若是而已夫天理必不然也惟我朝德澤洽人心也

深故有李公芾李公庭芝姜公才趙公與擇趙公淮陳
公文龍趙公卯發王公安節阮公正己輩俱死忠烈大
有可觀是數人竒哉煥煥乎有光華垂清風於無窮今
死守不失節者丞相文公天祥遁身南歸武臣張公世
傑相與驅馳少傳陳公宜中挾二王而主之三宮狩北
未有還期二王奔南未奏膚功上下錯亂天怒神怨正
臣子報國忠義自見之日虎兕區區人域吾與汝皆牛羊
同食盍反自思焉古今忠臣義士英壯激烈高風凜然

吾亦人也獨不能為之乎雖父母遺體不敢毀傷坐視
君上蒙大難不救又棄父母所育之身居臣妾列生不為
全人死不得全歸終古啞冤痛於罔極何忍負吾君何
忍負吾父何忍負吾母不為君子終身忠孝乃本分事
一毫悖謬為大惡人父授我語也吾父立節剛潔見理
極明苟在逆知必死於此賊又母氏教以唯學父為法極
拳拳深望中興事期我大有為當世若不珍逆類炳炎
圖是違父母遺訓為不孝子詎不大逆生為吾大宋之

民生為吾父母之子實一世良遇也倏遭湏洞腥汚社稷
淚盡心破安敢有生當與賊大決一勝終其為人臣人子之
道或曰子身不過五尺長弓莫挽三斗强言空無實力
孤不支宜箝口命餘生不然子之肉醢矣嗟夫身可殺心
不可殺形可泯理不可泯平生讀父書箕而不弓裘
而不冶然至剛至大之氣則塞乎天地間自反而縮果
其一往舉中度天地光明開大宋兩中興之運緝先
王萬年文明之治仰拜吾君九天之上俯拜吾父母九

京之下臣子之事或庶幾乎今雲霧晦塞草木淒苦四
顧空空舍我其誰臣子盟檄何義臣不敢忘君子不敢
忘父母誓吾心不變曰盟勸國人皆忠曰檄作於德祐
二年九月晝夜焦思欲舉大事何期含垢隱忍又閱五
百日圖其大當重其事謀其成不計其日又懼久而或
弛復喜勇於決行斷斷然無負人臣人子之事吾違茲
盟雷殛其形理誅其罪人違茲盟惟理所在惟公乃行
人心天理克復則明敢率爾舊民羣興萬動協心丕作

恭聽號令勦茲強醜聿新有宋家邦速觀乃有成俾厥
今之人各正天倫亦期彼後世咸罔違是盟是年九月
復跋之曰我幼愚頑無有慧性凡一毫以上非我父懇
切教之今無以明大義長而拙懶不解生理凡一日之
生非我母勤儉育之決無以至今日家庭之訓歷歷胸
中天可窮其高地可極其厚吾父母之恩大不可而忘
也二十二歲無父三十五歲無君三十六歲無母又三
十八歲無子今為無君無父無母無子之人傷哉我又

聞我父曰生死事小失節事大臣之於君有死無二且謂我祖我父傳家惟忠孝而已庸授於汝母忘父言我屢嘗竟夜鰥鯫悲泣哽咽以國以家反覆思之君師所教所育我者如此父母所教所望我者又如此今所為乃若彼安乎忍乎此臣子盟檄不容不作既盟之又盟之實有大不可已者誓行臣子當然之事也夫蟄龍一出頃而霈雨壯士長嘯割爾生風前後二檄奚為空言時一誦之心勇氣動天日愁變儼若坐雲叱空手舉滄

海淨滌大地腥穢頓復清明之天意頗快然故申之以跋淬礪乃志決其必為不然縱累千萬篇空文無益也今惟以行之一字痛誓於心終施於事將與天下終始同為大宋民期不渝於初心焉後之覽斯文者察其深切痛苦之心亦當為之下淚也九月望後復詩以盟之曰死亦烏可已殫心闡大猷恭承父母教用剪國家誓日破四洲夜天開六幕秋終當見行事不與世同流時大宋德祐四年戊寅歲冬至日大宋孤臣三山所南

鄭思肖億翁泣血誓心而書

跋一

此一卷書凡二千二百三十四字昔先夫子授我曰真
奇書也名曰久久書由是行之可以為天地立極為生
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今未可發其秘久久觀之當自
通其文比潛心數歲終莫句其辭文離塞僻罔測何
文何義流離顛沛與此書同死生數矣不敢忘先夫子
所教故令存焉噫山林禽獸之天江海魚龍之天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乃吾之天今所聞所見所交所言所行
所止所飲所食其吾之天乎其非吾之天乎將與草木
歸枯朽乎終與日月同光明乎一係於久久書焉行將
絕世事委形死志通晝夜寂坐禱於靈臺之天必能冥
悟其旨吾當為天地立極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
又當大書特書其書以風後世云已卯歲立春後一日
三山所南鄭思肖億翁書

跋二

我之命受於父母之天我之學得於父母之傳縱萬萬
纏其肉亦弗復遷之故不敢與天下人相處於同惟守
天理於至久而立於獨以我父母不與天下人父母一
其立心與天地一與古聖賢一敢為不肖子辱之哉大
紀倫數同風一汚知我者惟我而已即我律我而我且
不中我乃以我之律而律於衆人宜乎與人日益疎背
夫今之人吐語無奇氣為時所變化叱古直拜富貴萬
其心一於利初若剖肝膽相授熟窺於久實不然坐空

一世悉莫我之合或相與游終非心於吾之天者也此書實難其托欲碑其一立萬山之上函其一沉大海之底明揭大義爰鎮覆載間而語話癡錯容色槁悴死有日矣形骨固壞然有不可泯滅者在焉茲其位育天地萬物於無窮也耶已卯歲旦三山所南鄭思肖憶翁復書

跋三

厥今三綱五常之道盡廢人如土偶爾孤立無朋唯心

自語我父剛方純正行三綱五常之道者也萬不肖其一二烏取其為人子念念思之心痛如割今當誓死行其所教終期於肖不然我父教我何事已卯三月望思

肖復書

跋四

朋友居人倫之一今天下大變風俗一為之污染欲得相與語吾語者竟不可得伐木麗澤之義殆將廢矣抑天下果無人乎故出則獨遊歸則高卧為世嫌罵指以

為癡蒼天蒼天我讀我父書者也浩歎激發以手抑胸
血漬兩背乾坤若變色淒然欲風雨凜乎其不能自存
忽作而言曰天道不常晦冥終有青天白日之時吾何
憂哉

跋五

我父今逝十八年矣昔在膝下時教我極嚴隨事陳義
啟其昏頑行坐寢食無一事一時而不教且痛加之鞭
撻直欲吐其心納我胸腹間使其速肖於人譬如種種

子於枯瘠之上今萌芽者百不一二舉其大要則曰不能事親非孝也不能事君亦非孝也不能立身亦非孝也何也辱於家也故立身為人子之終事孝經曰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之謂也汝不行吾之言汝則非吾之子我母亦語我曰汝不行汝父之言汝不如死至今歷歷耳間髮立汗下父母之言一出諸口即心服而行之者孝子也今悖父母所訓委身汚雜為名教罪人願天下之為人子者悉以我為戒家國其庶幾乎

況我父遺所著書數帙又注易甫及六十卦而逝夫繼志述事實人子之責今天昏昏日茫茫正切切然為天下大事計心夢飛亂卒未暇為我父足其遺書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我又犯之我父遺書終授之誰耶我知雷霆必誅我矣掩面一慟昊天罔極

跋六

人道立則天其所以為天地其所以為地萬物其所以為萬物人之道苟不然天地萬物之道亦幾於廢矣蓋

天地萬物不能自為天地萬物必以人而天地萬物之
人之道大矣哉日輪西傾覆載咸夜羣生冥塗索行莫
知所向可哀也已速吾之帝出乎震開天下曉使昭昭
然行大道中人道立則天地萬物咸盡其道吾事畢矣
右三章皆感歎久久書而作滔滔有懷言之不足故言
之而又言焉今併書之己卯冬至前二日所南鄭思肖

敬書

跋七

今之為人父者能生之不能教之惟慮其無財遺其子
苟能教以學業不教以仁義曷為父間有不孝者亦詬
父曰不遺以財使我終窮至謂天不生我於富貴家為
怨也豈父子之天耶嘗思百工之人各知以業授其子
富者知遺財與其子貴者知延賞與其子人君知以天
下與其子獨我父以道授我庶乎成人故我父之恩過
於人君以天下與其子天下可得而有道不可得而聞
以天下與其子歷代人君莫不然以道授其子千百世

不一見父欲聞道且不可得奚以授於子世之父不多
老冉輪扁也縱有之尚不能喻於子道之難聞如是哉
我聞道矣一天下之事皆小之但知我父所授之道為
至大白刃加於身實不懼曷以變之昔本大不孝今知
改爾得如是者非我能也實我父之力也故生生死死
一以久久書為心意悟天還吾道亨矣昔羅仲素論瞽
瞍底豫事曰只為天下無不是之父母陳了翁聞而善
之我繹思其言直與六經相表裏今天下人一之為惡

道本無間斷彼無知者為時所瞽可痛可憫我有我父之道在了然不惑獨立不懼豈易至是益信天下無不是父母之語為至論惜乎生後不得見斯人一拜之世道錯倒今與誰語其惟仰蒼蒼一歎乎辛巳九月廿四日所南鄭思肖億翁書

跋八

吾聞有志者人莫破之鬼神莫破之天地莫破之生死禍福莫破之夫如是我知我久久書必開大明之天終

集厥成也志與道一萬古如新敢再拜焉敬勒為誓辛
巳良月初六日所南鄭思肖億翁書

跋九

我書久久書後凡八作猶不能已於已也所以不已者
何我父之志未伸也我父氣如烈日秋霜其嚴行如精
金粹玉其潔今洞觀一世人竟無似其毫髮者我欲學
之也自始逮今愈學愈不肖仰而望之巍然其天乎始
教我為君子也今小人矣易形革面躡躅獸走得罪天

理不齒人類如之何不使我哭泣摧折痛割心肺晝夜悔恨若莫能救人莫不有子其子未嘗不肖父誰謂我父有子乃如是為人笑罵直累於先厥罪為大深思我父昔日鞭撻不可復得痛哉痛哉誓自今始心無他思目無他視盡力死行我父所行之塗雖生死禍福來忘不敢避一念動於中天地鬼神昭監在前或敢薦違家法我父終不暝目於空冥間鄭思肖益深思之今恥事虛文此為絕筆之誓辛巳陽月初八日所南鄭思肖億

翁書

西漢絕十八年景帝之子長沙定王發五世孫光武興漢其派實不出於武昭宣元成哀平諸帝之下東漢絕一年前漢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勝之孫昭烈皇帝興漢其派亦不出於東漢諸帝之下大宋開中興之天或不幸而如是亦寧不可乎惟大宋一祖十四宗聖子神孫之後亟圖之微臣雖不才敢不盡生盡死以效驅馳決不食言大宋德祐九年四月七日臣鄭思肖敬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露布

吳訥曰按通典云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為露布此其始也攷諸文章緣起則曰漢賈洪為馬超伐曹操作露布及世說又載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是則魏晉以前亦有之矣

文心雕龍又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近世
帥臣奏捷蓋本於此然今考之魏晉之文俱無傳本
唐宋雖有傳者然其命辭全用四六未知於體合否
西山先生嘗云露布貴奮發雄壯少麗無害觀者詳
焉

前鋒都督平兗青州露布

晉撰人闕

尚書五兵臣元等言臣聞天下之義當混為一我伐用
張仁人之兵所存者神無遠弗屆廸上帝命付中國民

徐方既同而來庭宣王復古齊地悉平而振旅世祖重
光整我六師如雷霆植十二郡之旗鼓不圖今日載纘
武功恭惟皇帝陛下體乾粹精位履中正凝江寧神璽
之祚至於萬年開吳分歲星之祥綏以多福有方行海
表之畧無宴安江沱之心惟氐鞠凶至堅孔熾吞燕涼
而薦食介鱗易我衣裳闔荆益以長驅蠭賊荒我居圉
敢行稱亂不戢自焚師克在和雖武騎無所用天助者
順聞風鶴皆為兵一戰成淝水之勲三捷取壽陽之境

匹馬竒輪無反乃滅而亡簞食壺漿以迎曰漢子后謳
吟思藻震動附周臣安請乘破竹之機分命采薇之率
復舊都在此行也清四海可失時哉臣等以先啟行數
奏其勇辟四方徹我上誕將天威獎三軍定中原翦此
朝食摧鋒而造渴賴抗旌而次彭城彗掃星流席卷雲
徹欲快心於狼望庶舉秦若鴻毛虓虎濯征困獸猶闔
張宗守充河而假息苻明據青社以偷生食椹靡懷寢
薪莫悟矧河南城堡之皆附寧山東德化之未孚乃遣

劉襲攻鄆城崇棄甲而遠遁復俾高素向廣固明因壘
而來降穆如清風不冒出日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載戢
干戈汶達於濟濟達於河底謹財賦遂鼓行於司豫乞
盜穢於羌羣時靡爭而心載寧君之訓而臣何力斯皆
帝德廣運聖武布昭歸鄭謹田用儒無敵揚文武烈圖
功攸終於以正六龍御天之居豈止保五馬浮江之緒
臣等共武之服賴天之靈洛邑朝諸侯望翠華之回軫
榮丘發嘉號俟玉牒之修封臣等無任慶快激効屏營

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

西平王破朱泚露布唐于公里

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故春秋序行則通元和而充氣母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彝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削奸寇保人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也抑實

為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化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
埏六合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
丕烈自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
不遂之物邊鄙或聳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幕僕首領
之誅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
凶德假翻奸徒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為起穢之
物腥彼宮闈散作旬始之妖孽於蹠次先皇懷柔河朔
敷佑下人錄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

凡庶之門名位薰灼加闌草之質冀草桀驁將馴太和
殊不知惡木生槎杌之英狹狗吠黍牢之主頃屬蠻輿
順動郊圻駐蹕而汎乃嘯兜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地
流天射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蠶尾罪踰翠堤惡
貫巢獍是以萬方憤怒九服囂騰思礪劍者投袂而興
爭淬刃者不期而會屬賊伺間釁陰貸兇謀既緩雷霆
之誅遂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祇承睿羨恭行天討攝衣
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饗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

二十五日總領師徒直趨都邑畧瀾滻以揚旆瞰范圍
而下營土垡雲舒木楠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兇渠卧鼓
偃旗猶輕小利賊初陵犯已畧芟夷謂其氣竭而來歸
尚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為至二十七日會
諸將於中權召勝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先庚而
軍令凝嚴各懷報國之心爭淬伏仇之刃臣知其可用
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鎮國君節度使駱
元光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尚可孤本軍副元帥都

知兵馬使吳訢都虞侯兼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
都知兵馬使檢校刑部尚書孟涉右鏕兵馬使郭審全
權文成神策行營商州節度都虞侯彭元俊等承命於
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胄啓
行火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
氣雄鉅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於神鷹倉東綠垣摧
以成塵滋水涸而為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
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猙

狡言尚憑陵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
勢同飈馳衆若蠭集橫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蹭蹬之
鱗更舉螳螂之臂衡前兵馬使薰御史大夫王佖知衙
薰刀斧將薰御史中丞史萬頃等自相約誓又合軍聲
指麾而驅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
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光而
霍燿鼉鼓騰聲而隱鱗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其蹠藉
遂至於上闈取彼鯨鯢直逼於中禁段成諫賊之心膂

既已生擒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命故其繫頸求活
投戈乞降崩騰於蒼莽之間震懾於旌麾之下臣以其
雖染汚俗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姚
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尚顧危巢妖狐
就擒猶守舊穴自卯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譙譟之聲山
傾而河泄鼓輦之氣霆鬪而電馳屏翳發向敵之風回
祿扇燎原之焰馬逸未止士怒未舒既自北而徂南竟
輿戶而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部尚書唐良臣右

軍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說義武軍兵馬使楊萬榮左
步軍使孟日華馬軍將田子竒霍去傲郝觀華州左鏃兵
馬使馬英右先鋒兵馬使董祉神策商州節度兵馬使
賈慎金右都虞候張望都等領馬步為副勢均波浪攻
甚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茲剪滅
纔欲乘陵曾乏鑄刃之鋒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偽署
侍郎董奉中書侍郎平章事蔣鎮右僕射平章事張光
晟兵馬使李希倩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

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蹤計即誅夷臣竊以此賊包藏逆謀參會山德祲氣其氣豺虎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巨唐中興之期光啟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箒猶逃密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之騎且稽分體未即燃臍快億兆之懼心蕩宗社之深恥即當枭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修謁寢園鍾虞

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象列聖之所雄都神扶
業業之傾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免於毀圮之患崩剥
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監睿慮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
雄圖於穀內再造可封之俗固橐不戰之功左武右文
銷鋒鑄鎬澣乎華胥之夢熙然萬天之風臣謬寄台司
幸當統帥乏吉甫之文武缺郤穀之詩書此皆諸將協
心羣帥宣力非臣庸瑣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
某官奉露布以聞

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破吐蕃露

布韋臯

尚書兵部臣臯等言臣聞天討有臯兵應者勝義者王
夷不亂華師直為壯曲為老多助之至四極爰臻貞觀
則同羅擊延陀開元則九姓殄默啜自商莫不來享犯
漢雖遠必誅德風鷁摩河源武節憺虜月靖率寧人之
有指先元戎之啟行用信威光祖宗不以賊遺君父恭
惟皇帝陛下宣昭義問教寧武功纘八葉之鴻圖暢四

征之雄畧懷巢鴟銷祲滄粟印太和翦鯨鯢清郊原掃
除羣穢王猶允塞我武惟揚竒幹善方各修貢職條支
若木咸順指令邈積石之遐阤有吐蕃之醜類侵敗王
畧倍奸齊盟乘邊將之騁兵瞰戎丘之虛侯為蛇豕食
上國盡盜河湟帥蠭賊搖我疆震驚畿甸騎檮敢於深
入鑿蹕至於親也間然授兵敢以謀我尚納污而合垢
姑通使以結和清水之盟未乾好畤之師已聚指涇靈
而徼路闊鹽夏以擣虛夷德無厭勿悔衽金之翫楚氛

甚惡輒興衆甲之謀蠹爾為讐整居匪茹維時南詔慕
化中朝先零之質諸羌雖嘗并力麋人之率百濮罔不
離心頃賴於邊受命於吏斷匈奴之右臂羈南粵以長
纓燕駱輸致騎之勤晉戎成掎鹿之勢彼既失鍼橋之
險我遂克義和之郛盍竄匿於龍虎復虔劉於麟塞戕
我守將墮我陴隍修戈矛與同仇靡室家不遑處臣等
請奮其旅以殲乃讐鳳翔振武靈武之騎獵其西邠寧
太原涇原之兵震其北率山南熊羆之校暨東川羆虎

之師烏蠻挽其腹心回鶻擣其肘腋衆素飽矣壹大治
之諸將陳洎等統五萬軍出十一道濟師西顧之半策
勲北陸之初盪平七城斬馘萬級獲鎧械十五萬計燔
堡壘百七十餘遂賈勇而圍昆明將乘勝而定青海釋
朔方之衆援維州之城九攻九卻之計窮七縱七擒之
威速連連執訊矯矯獻囚不然我薪而自焚有如破竹
之立解拂盧魚潰甌脫兔奔谷靜山空行就馬耆之僇
區禪域滅汔聞智盛之降斯皆廟謀淵深神斷天造明

見萬里運奇堂上之兵守在四夷制勝目中之虜勒功
湏池之柱植表赤嶺之碑一怒安民文之勇也三軍用
命克何力焉臣等承帝之明敵王所愾開遠門揭侯坐
收西極之舊封繫微殿受俘重覩昆丘之茂績臣等無
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教

徐師曾曰按劉勰云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李周
翰云教示於人也秦法王侯稱教而漢時大臣亦得
用之若京兆尹王尊出教告屬縣是也故陳縡曾以為
大臣告衆之辭

會稽太守下教

晉蔡興宗

秩年之貺著自國書餼貧之典有聞令甲况高柴窮老
萊婦屯暮者哉永興郭原平世稟孝德洞業儲靈深仁
絕操追風曠古棲貞處約華耆方巖山陰朱伯年道終
物表妻孔耋齒孀居寢迫殘日欽風撫事嗟慨滿懷可
以帳下米各餉百斛

宋公修張良廟教

宋傅亮

綱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

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風雲之感蔚為帝師夷項定漢
大拯橫流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
契商洛顯默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灊莫測其端矣塗
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墳遺像陳昧撫跡懷人永歎
實深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者亦留連於隨
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繁行
潦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主者施行

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傅亮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尊本敬始義隆自遠楚元
王積仁基德啟藩斯境素風道業作範後昆本文之祚
實隆鄙宗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
感遠存往慨然永懷大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追蹤
墟墓信陵尚或不泯况爪巵所興開源自本者乎可蠲
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主者施行

建平王聘隱逸教

梁江淹

府州國綱紀夫媯夏已沒大道不行雖周患之富猶有

魚潭之士漢教之隆亦見栖山之夫迹絕雲氣意負青
天皆待絳螭驤首翠虬來儀是以遺風獨扇百代餘烈
激厲後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吾稅駕舊楚憇
乘汀潭挹於陵之操想漢陰之高而山川遐久流風亡
沫養志數人並未徵采善操將棄良用慨然宜速詳舊
禮各遣縹招庶暢此幽襟以旌蓬葦

勅掾功曹教

漢王尊

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母久妨賢

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闡內不理無以整外府
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母以富賈人百萬不
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令太守視事已
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汚不軌一郡之錢
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閭下
從太子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

下賊曹掾張扶教

薛宣

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

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
鄉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

告高密縣教

孔融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
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
臣又商山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
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
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

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壯之路可廣開門衢
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與羣下教二首

蜀漢諸葛亮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闊
捐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
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
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反幼宰之殷勤
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其二

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諭前參軍於
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
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
直言也

與李豐教

諸葛亮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
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關東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

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平乎昔楚卿屢糲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榜

復徵曰榜謂木片以之諭人所以動其觀也古
今文集不載此體然承上化下非文不行而實入官
之所先也故特表而出之

宋神宗勅榜

宋王安石

勅交州管內溪峒軍民官吏等眷惟安南世受王爵撫納之厚實自先朝含容厥愆以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致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吏部員外郎充天章閣侍制趙萬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撫招討使兼廣南安撫使昭宣使嘉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都押班李憲充副使龍衛四鑊都總管順時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祥人知侮亡咸懷敵愾之氣然王師所至弗迓克奔咨

爾士庶久淪塗炭如能諭王內附率衆自歸爵祿賞賜
當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稚政非已出造
庭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衆聽無惑比聞編戶極困
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橫賦到即蠲除冀我一
方永為樂土

再諭上戶榜

黃震

照對救荒之法惟有勸分勸分者勸富室以惠小民損
有餘而補不足天道也國法也富者種德貧者感恩鄉

井盛事也今我撫州不勸分而勸糴者曲體富室之情
也急謀貧民之實也然於富者貧者太守兩有愧色也
於富者何愧愧不能勉其種德冥冥而徒徇其踐償繼
富之私也於貧者何愧愧無以使之感恩富室而反為
此虐慄獨畏高明之舉也太守有人心者也事與心違
而不布其失於境內是內欺其心外欺其民愧益愧也
興言至此涕泗交橫其將何以雪此愧也必欲雪之小
民固不能太守亦不能而能之者獨富室也富室其何

以雪之也米價低昂今權在富室也富室若曰不抑價者太守待我厚也官不我抑而我自抑之者我自待厚也均此人也小民終歲勤勤以有此粟我何修何為乃安坐而奄有此粟靜言思之愧也平時而奄有此粟已不免愧今勤勤而有此粟者反不得食此粟而死矣我安坐而奄有此粟者猶忍勒此粟而不之發又宜何如其愧也蠶方浴而桑生兜方產而乳生人民徧育於天下而五穀生五穀為民設也民生日死矣而五穀尚忍為我私

是猶奪之桑而不以飼蠶奪之乳而不以哺兒其有愧
於天何如也生吾鄉而長於我者吾父吾兄也生吾
鄉而幼於我者吾子吾孫也雞犬相聞守望相助疾
病相扶持少長聚嬉戲平居調笑語一家均也一旦
艱食不思分已以予之而反騰價以因之半日之情何
在鄉黨之義何取其有愧於人何如也自古治日常少
亂日常多生於亂者性命之不保又何富之可安自我
藝祖以仁立國吾儕小人世世得生長於春風和氣中

已未之變亦已岌岌賴我先皇帝及元老大臣再安宇
宙我亦遂得再土此土宅此宅由此田日積月累以有
此富是我性命朝廷所生也上田朝廷所保也而富亦
拜朝廷賜也生殺予奪皆朝廷雖貸我粟賦我財或甚
而奪我富其何不可今朝廷遣官厚以待我而我猶忍
於自私其有愧於朝廷又何如也愧於天愧於人愧於
朝廷富室而興言及此恐亦涕泗交橫如太守之愧發
於中心而不能自己也然則富室而必欲為太守雪此

愧不過自出仁心自抑米價自患鄉井則可愧者立變而為可榮可賀之盛事也官雖勸糴而我自勸分也富室而果有能此者糴二千石以上太守自旌賞糴一萬石以上太守升朝廷補官已有官者陞糴此太守所以報德決不食言也其不聽者亦不敢強也其州郡前此勸富室移粟入城數多者亦斷斷議賞如前說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十六